員嶠集

五

斗南

斗南集

讀朱子語類識疑 四月十三日

朱子曰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是不可
知一會爲一萬八千百年拒堯至今纔過四千年朱子
時則三千五百餘年何謂及未也
有問朱子曰渾天儀云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
是否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天外無水果然地下
水載之說亦不敢知地豈有下水載於何處耶循地
而行循環至於與此地相反地其人皆頭戴天足履
地與此地人足勢相向如車輻之相湊其地亦高者

爲山深者爲江海如此地而已地豈有工下水在何
處可以載地耶或曰與此地足相向其人豈不跌倒
而水豈不傾落乎曰循環天地皆包積氣中而處々
皆以天爲工人何以倒水何以落今北極在此平立
而望之自北極下人推之此地人似太仰以此地人
推之北極下人似太顚而皆自謂直立據此可知足
相向之人之不倒蓋以各地所直天爲工天周六合
其大無外而所在處皆爲工故也
朱子曰使天之運有一息之停則地便陷下是亦以
此地之天爲工而足下之天爲下故也藉令天有大

變有不運之時地之四面皆是天而上也地將何處陷下耶

朱子曰唐太宗用兵至極北骨利幹地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謂在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此亦恐不然地德方而其體則圓豈有尖處天之包地六合相距皆同豈有天地上下不相遠處天體自北極至南極為南北樞紐不動日月之行在南北極之間而其道至大人在日月所行之下夜必為地所隔不見日至夏至日行近北故夜已短地體北日月所行道極小而人至極北

則夜尤短甚於夏至少頃天明應然之理譬如懸大丸於房中而蟻在丸工正中點火從房底正中東西行暗於丸而不見蟻在丸之近北只不見火之在房底之中而稍東稍西者已從丸左右越見與在丸之正工時絶異矣太宗雖至極北北極尚遠故少頃天明耳若至北極下宜無夜而長晝雖有夜必不過瞬頃矣南極下亦然蟻在丸之正北南火之東西行者長在望而無工下之別也利瑪竇曰地形亦圓問何以驗曰月食時黑者是地影而每食從四面入者皆圓其說甚透

朱子曰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畜得在是又不可知海水豈無邊四海之外有世界人民必與此世界同彼邊岸亦必與此邊岸同此三隅反之理也

朱子曰春夏間天轉稍慢故氣候緩散昏昏然秋冬天轉益急故氣候清明宇宙澄曠天高氣清以其轉急而氣緊也稍緩轉急之說不敢知四時之天行皆一日一周豈有緩急之異夏日在北陸北陸長而晝長冬日在南陸南陸短而晝短并晝夜計均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特夏日近人故氣緩散冬日遠人故氣清明春秋同度而春日自南而北去寒而

趁熱秋日自北而南去暑而向寒故氣候異耳朱子此說必未註朞三百前初年說也

觀澤堂初學字訓十四日

澤翁作初學字訓以天道心性德行等五十三字為上篇取經書中係於精要訓說五十八字為中篇採先儒總合訓說語二字或至七字得二十四條為下篇每字下辨明六書義下引先儒訓詁多附己意論說頗詳可以有裨初學而其中字義往往有舛誤者不可以不辨訓禮曰从示从豊事神致豊也豊本從豆從豊祭器盛滿貌禮莫先於祭故从豊云豊音礼

行禮器非從豊盖東人闇於字學例皆以豊謂豊故有此誤也訓智曰從知從白白明白也似以知之明白為義云智之下篆作白同白皆自字也自鼻也詞言之氣從鼻出也白篆作白智下始非白訓情字始依字說正釋下又曰或言從心生肉肉字在偏旁作月青之下作円只可從丹不可或從月不知字之本義故有此隨俗渾侖說訓敬曰從苟從支苟艸名草率為苟敬與草率相反古字多如此氪無治綻無縫污無浣支本象竹枝下垂二字會意敬字義可見此說尤出臆見繆盭甚敬旁之苟从羊省从包省篆

作茍茍已力切急敕也草率之茍从艸从句篆作𦬆
右從攴普木切非从攴也敬篆从芊亦作𢾶芊祥也
美善義等皆从芊訓敎亦如是下又曰又從孝從攴
不知孝音交效也从爻孝音　从耂省从子子奉老
之義右从攴小擊也會意攴作敎刑也訓兩儀曰陽
字從昜昜合日月二字陽兼陰之義云陽从昜不从
易昜古陽字中有一一者地也日出地上昜氣舒展
勿象氣訓爻曰昜畫變動者謂之爻九與六是也云
昜畫不論動不動皆曰爻每爻異義故曰效天下之
動非謂動者是爻也九六之說甚泥少陰少陽獨非

爻邪訓化曰從人從匕人字反背爲比其意以反背
證變化不知化从倒人不从反人也化篆作𠤎ㄣ倒
人卩也比篆作爪左右皆反人也化旁之匕異乙首
之乙乃古化字也且中小〻差誤不盡記只辨其大
者如是中州人文學不甚偉然者至論書畫百藝非
其所長者雖未盡當理皆諳規法不至於令人恠笑
況論字書之義豈有大錯耶大錯於論字何以爲識
字也我東人聞見既孤心解亦淺率不精諸家文集
種論書畫百藝欲以修文藁而誇後人者其精微不
暇論乃與凡例而并昧焉令人駭歎者比〻澤翁文

學爲我東宗匠人之筭文章大家者四百年来指不
下於三四其寡陋之夬如此慨惜之心豈與諸子比
哉

問朱子天問答一則二十一日

朱子荅屈原天問荅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曰天形如
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紐不
動處其運轉者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
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朝則自後升而趍
前敢問此說何以也既曰南北兩端樞紐不動盖其
形如㨾竹爲圜燈上下有軸竹之兩端輳在軸竹之

正中飽而間相距大躰則上下四旁其圜應規無廣狹遠近之少差但自南北樞紐處觀之近樞之圜如竹之⿰車癸軸者環樞之外至近至狹漸漸稍廣至南北正中則爲最廣而遠日月從其廣處行天體搭在二極中全質渾然而轉無晝夜半刻之遲速無上下半度之升降萬古長自左旋豈有晝夕夜朝之異而左右旋之殊乎凡圜物左旋者上自左至右則下自右趁左一時并至晝亦然夜亦然何謂晝左旋而夜右轉是指天之一處也非渾天也是指日行而言也非天運也若今南北極在正南正北之地之人見之日

又長從東出平行西入今此地所見南北極其形傾陁北極前後左右出地三十六度一日一周而常不歿南極前後左右入地三十六度亦一日一周而常不見日月所行黃赤道在南北正中今若傾陁圜燈如田前龍尾車之置周墨綫於正中體處而觀之東西近北而中近南故日行有朝晝夕之異耳天轉豈有半刻之殊日在角亢而夜自右轉則夜天之奎婁昏見於東徹夜左轉天何嘗夜則右轉也語類所云春夏天轉稍慢秋冬益急者亦以日爲天也然日亦冬夏雖有長短之別一時一刻所行度數冬夏無異

則但論曰而亦差也敢問其故

朱子答黄先之問舜事二十二日

黄先之問曰父母使完廩捐階焚廩㲀浚井從而揜之到得免死當如何朱子曰雖極知當孝其親者到此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舜察於人倫於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象日以殺舜爲事若他人必不喫過舜只知友愛那許多景象都自不見若使我在朱門弟子列當有復問孝子雖不可責善於父母欲父母之善而樂有賢之心豈不切至乎天下之悪無適於父欲殺子孝子心豈不欲父無此大悪而改

悔爲善人乎其心豈不懵𢠸而切骨乎懵𢠸切骨則
其心之動與㗖不過可論乎往田號天豈不動心而
㗖不過乎舜於令免死時哀痛之心不啻欲號天親
過極悪之時亦不忍往田不敢號天只得以琴遣其
哀怨在床之琴甚於往田號天怨之不切不足爲大
孝凡人怨父母則因至含怒而日踈孝子之怨乃所
以不含怒而愈親愛也若初不動心而㗖過則亦豈
有憂憂怨之極天下之物不足以解其憂其動心睱
復言乎怨之愈切乃所以愈親〻也乃所以仁也若
㗖得過而不動則當不垂涕而談笑不幾於以頑傲

待父母而為不足責邪是便不是其父也見象之欲
殺已其怨之當也以愛兄之道來冀其或能改悔而
喜之當也當其欲殺時豈不怒不怨許多景象都自
不見是路人其父母也秦越人其父母也事過後特不藏
不宿已來子是義蓋由於萬章首章怨慕之義及公
明高之言集註有少差故也孟子怨慕者怨親註以
為怨已公明高之義以為舜之心必不若是恝焉無
愁曰我既盡我道竭力耕田共為子職矣如此而已
於我道足矣如此而父母不我愛非我罪也在我亦
復奈何哉云也是言即所謂恝也若是恝之是即下

文此言也孝子之心不當如是無愁怨而當愁怨也
若怨己義人人皆可易知豈曰非爾所知以怨親義
深難言故也註曰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非
怨父母然則不若是之是字無着落歸宿若以自責
為怨慕則凱風是自責亦怨也孟子奈何以凱風自
責為不怨舜之自責為怨慕也凱風自責故曰不怨
小弁不自責而怨親故曰怨舜亦不自責而怨親故
曰怨慕舜之將見殺其父之惡甚於宜臼之見廢宜
臼能怨而舜乃只如凱風而自責豈不愈疏不孝之
甚乎若是仰問朱夫子必有明答而不可得可恨也

天地水火説 三十日

朱子曰混沌未分時只有水火地未成質之時只是水後来漸〻凝結又曰初則極軟後来方凝得硬又曰水之極濁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月星之屬愚謂五行之理根於太極凝結成形之時其始已自然各具其質豈獨水火而已地之始闢土之理成潰然之質水之理成泉川河海木之理成草木金之理成質於水土中火之理藏於金木石之中地始成形也五行已皆具而無缺豈是只水而初則極軟後漸凝硬耶水久而凝成土石金木則其理必古今

無二今之江海河海亦久當皆成土石金木邪若無是理則其始之亦不然可反而推之殁以洪範周易水特先生於五行中耳若水以成地則周易必不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而必曰水而生水而火而木而金而土也風得木理居多不可但曰火之成雷霆電非恒有物不可謂開闢時火之所成特五行之理終古長在陰陽之薄則震而發雷霆聲而理屬於木陰陽之激則輝發而有電光果離火之精也日固火也月爲羣陰之宗積水之精獨其生明借日光而已五緯爲星之宗而各屬

五行其色亦如之而爲五經星皆分五行分五色經星之外則皆地生一物而天生一星皆以地之五行而各分五色其物澌則其星霣滅但其光明亦借日之光已豈皆火之成邪蓋似此之理當以見成之質測而得之不可懸空揣度也明矣

荅令翊論心書 五月二十四日

觀汝論心〻之受病大〻可憂汝云心學尚未精沈用工不必已受心害是有不然心若頑然無知則不刻深用工必不至病是灵活之物雖遭霎時撓惱豈無受病之道汝近以不能來覲日夜焬愁心氣固未

堅實而又欲急々禁躁急々按下一瞚四海之物安得不病之速也且口腹之養亦必爲心害矣希文四破盂粥以貧無以飽而志在勤學故特如是耳能不致疾非獨以志之篤亦古人禀氣非衰俗可及食勿求飽居勿求安聖人非禁人飽與安也爲學者志但在於腹飽身安而專心求之無足與適道故令勿求而已非謂素有之飽與安必去之而後乃學也孟子所言勞筋骨餓軆膚者亦言古之降大任多在空乏拂亂而增益所不能者蓋舉一偏而警人使之戒安樂之死勉憂患之生而已堯湯文武周公豈不素富

貴而作聖乎籍令汝幸而日飽食無營爲即令處地勞筋骨餓體膚則極矣可以動心忍性則極矣況不可望飽而不可望無營爲乎又何遽減食至令生病邪汝觀古人語不已太固乎對書冊多力戰時不免左入右出掩卷長歎用心如此安得不病范公孟粥是讀書之刻苦未嘗心學之如是刻苦也汝則揠苗之甚者也先儒論心說雖皆好終不如論語孟子語何則專論心體易令初學未及得力而先受病且先儒則不過一月一論心十日一論心不至令學者爲病其後作典籍者類會成編故後學觀之全裒一部

屢萬億言都是百般論心而其要在造次顛沛必於是瞬息晷刻而不敢放初學不知其方而遽要如此安得不揠苗而至槁乎汝獨不見草木禾穀之培養乎培養得其道而已則月滿日至之後自底成熟若初下栽培而望其熟窮日夜不離而察其長何可見其長之狀乎躁者終日摩之撫之甚至於揠則能不槁邪學問之道亦必有事培養而不急而已其上達若自然如草木之長不見其進益之跡而實無晷刻不進時時不猛力刻苦也汝所云猛下心力所云力戦者不獨無益其害甚則將至狂易何足謂學是以

一部論語皆就事說一不論心就事者皆栽培也其
後之長不長切利也不可論也下段所言從上按下
若有驚觸云者皆坐此病也初學何可按下心也先
儒主敬涵養說極好而初學亦難摸得終不如聖人
言聖人只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只從外面行事而言不言操存而操存在是不言
涵養而涵養在是依此而制於外久之行之雖若不
用力於心而心自按任在臍腹下使人日主敬收心
而不自知而不自病矣聖人爲人之至者其言徹上
徹下豈欺我哉汝欲篤學只當依論語孟子爲主而

學之先儒說泛覽羽翼之則必有得也汝又有論心書甚多云吾不欲觀也汝有心之病故吾爲此說救之己心不可論況可有多書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而已則心自存而不放何必論何必有書乎論之書之適足爲心之病也汝所云思念語下段所問得之矣在宗廟不主敬而思他事在墟墓不主哀而思他事所思雖善果邪思也平常無事時豫思忠孝齊治之道何爲不可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思雖不如學而不有愈於無所用心乎

答再從子文翊書 戊寅

見汝前後與慶兒論學書不出於詞章夸大而多有
憤發欲得者嘉悦忒甚間雖有遣辭差者此特初學
固然何足爲病患志未篤耳志苟篤終當醇其始之
語未醇不可患汝云聖人治心必異於附注心經者
斯亦有見附註心經固多聖人語以裒彙諸儒說閒
或不能無病且心無摸捉形狀故聖人甚罕言而常
以行事之實爲教附註者類編罕言者爲書若一人
一時言初學讀之若聖人爲教無他言而獨就心爲
難以故曰日念〻只存於心未及爲道易先受病已
萌自其敵在原書而讀之其爲病亦豈多哉聖人人

道之至學人道者舍聖人何學世之欲學人道而意
聖人太高玅不敢先學聖人者過也聖人而太高玅
非人道之至也故後之人立名曰心學之不可之説
汝得之汝讀儀禮而慶兒責以不先四書者吾不知
汝所讀儀禮何如也欲學節文儀章之實驗於日用
彝倫之間讀之是也四書未出也孔門所學皆是也
是以宰予云三年不爲禮〻必壞三年不爲樂〻必
崩觀此古人爲學可知立於禮立者初學事也四書
多爲學道儀禮皆爲學之事意苟實事此道无切何
以言不可汝意若涉於讀世人不必讀之書爲震耀

自高意則豈若學四書克己諸訓而去其病也然茍有此心雖學四書亦何能有進汝久已欲篤志豈有是哉

答令兒書

論學書及與文翊相難書語詳而意欲切甚善文翊曰治心不外六經無學宋儒而學六經語不能完轉茅不知文翊元書何以其意若曰譬攻文章者要學退之只讀退之文無以成退之宜躡進學解所云上規下逮者學退之所學而無治退之方成退之甚善言也若曰宋儒不足學大妄矣又曰古人治心在緜

竹絃誦其意若在務去非僻心而平常無事時以絲
竹絃誦培養德性禁止邪思爲應接外誘時得力資
善矣若曰非僻心無以消磨以絲竹絃誦令不得入
而已謬也又曰後人欲坐而澄之以心攻心呼吸之
間或進或退此指初學及當世志學者發得也若曰
先儒如是汝斥之是先儒書談或有似此者即門人
記録之誤洛閩諸賢安有此病文翊又曰治心在外
意雖有在下語不當如是直截盖心之病多在外誘
故必爲此說然不待外誘而邪妄之作亦多矣若不
內外交修安能治之汝所答行吾心敬義者得矣引

孟子集義説少差孟子之意謂浩然之氣由事〻合義而得非偶一事當義而可掩取也非分內外者也若舍敬而單言義外邊重故曰義以方外蓋行事而宜者義也所以行之集之長之在心故孟子謂之內以義字面目全在外故告子謂之外不得於義欲勿求心而舍之所以禍仁義也視聽言動説汝與文皆得而皆少偏文翊專指初學而重在外汝言似指有所立者四勿之教徹始終工下顏曾地位不可舍此為學初學雖今日志學入頭時便可以此為工雖未及正心誠意敬義勝怠欲宜先行四勿制其外為誠

正敎義之資何必先誠正敎義而行四勿汝所謂吾子義在長者說似有文翊說太深吾子謂義在外不重義而不求文翊欲制外安内作語雖少偏豈至是邪文翊之欲嘿者務實而待有得之心汝之欲辨論者求益見進之意吾兩嘉之汝意无長可以嘿於世豈可嘿於同志之兄弟而不明辨理義也雖望相視相益而無退焉

次令兒未歸田九十韻

旅序易崢嶸秋感滿鬼門羈束增悄〻喜汝遣五言偉麗九十韻宣暢宮羽均詞采延已絢情志又曲陳

遥懷結離庭宿願違歸園拘牽滯闍闠坐鬱語切諄
屢諷豁畸獨勝見可語人因茲得初心如復鑿渾圖
耕牧遂此生素我志願存山田期服力永爲聖人民
茅屋數弓地親別篤人倫縹籤濫萬軸窮頤命理源
箋釋先聖訓千載稱素臣靜繹相傳心枝葉謝紜ゝ
蘊思發爲又勤勸如璺昀思闌馬楊閾擬撤書劉樊
範身率兒孫晨夕治課懃春氣綠池塘嫩芽送蒲葦
漸遂原野望微綠等卑尊偉哉造化功一時同其仁
邨ゝ相招呼家ゝ無歇身吾亦警僮僕料理事不煩
治蓑或補聱晨饔宜夜飧勞力念須繕無使妨耕耘

及時飽芻去田中藜藿繫牛順運蹄敏迴旋人意循
先期浸諸種頤首播不煩三日區頭出五日兩葉伸
夜窓聽雨灑曉看淨埃塵戴箬携鉏去〻草不遺根
心自惡非類本不肯疎親鄰事未所聒旬月手腳皴
鉏竟事暫閑來往或比隣荷鑱探山椒垂竿釣澤濱
聊自樂涯分詎敢憚艱辛陶傭與牧隸引坐稱公君
飢寒問生理濁酒享如春小園綠陰垂逕無相參因
理穢渠遠決登高蘿更捫世外榮辱事有耳無所聞
適性臨泖邀乘興歷嶝峋舌無臧否掉眉不窮皺嚬
園圃分蔬藥杖屨省視頻隟地栽百花開謝如更番

身將白鴿閑心與黄卷論雲端鴈報来林薄霜氣繫
朝望大野黄萬頃河流渾奄觀鋌如簇囂聒動千村
等圃先爲場數尋蹤界垠牛車儲草藩老稺相隨跟
稻粱并時收紛郁堆烟雲載運勸勤疾往還幾百巡
揮耞如竹林打穀屋角殷上品具凝醑先賽句龍魂
種々各異用分別頗勞神輸官儲色粹房種揀性真
分餘及孤嫠擾攘至經旬新醅香度隣白飯潤如銀
嘉朋亦萃至小軒分主賓懽然叙故情投機各有云
黄雲詑鷭々沫洇陋斷々衷情汝觸起所以序津々
無實鋪空談南適如北轅恐作妄言鬼埋没就丘墦

心是無迹物曠須四海奔言詞寫心志自然走本原
雖分老邊垣不禁戀故壞夸者言勢祿氣焰將熾焚
貧夫評利賄谿壑入吐吞耕鑿乃本業吾言實不文
慕外若相類爲過宜莫句令生已斷緣寒門獨負暄
虛想亦無益幽騷覺復新唯有待汝念不能忘寢饋
遠逐饒嶮若膚處便我勤命婢新黍鑿餝奴舊穢蓄
擬須趨庭日一笑始啓齦充腸羨麩覈掩膚同藜賡
研窮聖賢語作息堯舜辰所樂有不改所憂豈在貧
處北學南强寬柔去礧囷相勉說忠信是外無轉脣
處獨多尤悔賴汝免狂昏窮居何所事日ゝ蚤盥薰

望美致對越齋心若精禋每飯長祈天一日不忘悃誠忱附犬馬躁妄制縧褭今日勤寡過敢知有來昕新喜溢修服舊顙覃悔翻莫憂遏謠黜宜我篤謹馴

天問辨答四條

屈原問天曰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朱子荅曰日月出水乃昇于天乃其西下又入于水此以人間所見言非日月出入之理也天周外地處中天之去地上下前後處處皆同其遠不知幾億萬里也地氾天特一彈丸水只載於地在天之日月

安得降於地而出水入水也其出入於水者特在地之人之所見耳人在中土而大海在東西海之外日月所出入之遠未知幾億萬里者與自中土仰視天同也而但自世人見若從東海而出從西海而入也今以此論日月出入不幾於局乎朱子又曰日月所行里數曆家謂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曆家說乃坐井之見朱子取之亦不可知周天赤道豈如是短赤道之周不可以幾億萬里論比一百七萬何能知幾萬倍邪人在地之一處不見地之圜徑故認爲其大無外仰見天體周復而列宿環之其大有限故

强以意量之論地則過大論天則極小朱子亦不自
究測而爲曆象所欺亦於下東流不溢註引列子說
曰激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而有大壑信其說而爲
據昭載之不知其言甚虛忌也遂疑地之下及地之
東西南北皆積水而與天相接屢作地下水載之說
此工九天之際妄放安屬註引邵子天依形地附氣
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之說而猶不喻其爲探覈
玅論而推廣之此所以不敢知激海不適載於地之
一處地過此曰日月差大耳安有所謂幾億萬里也
不知幾億萬里之天則只謂之一百七萬里只十餘

萬里之地則謂不知幾億萬里然則地出天外其大不可知幾何也果有此理乎地之大難可的定而葬日家言行地千里遶天一度此以推步有驗者然則亦可量也周天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地之周當爲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五十里也其一面圓徑半之爲十八萬二千六百二十五里也月蝕詩地影入月而稍大於月而已則日月圓徑亦不减十六七萬里未及七倍也列日月於天而除日月之徑三十四萬里則天之所餘不過七十三萬餘里也其間不過容四日月之經而周天日月相望時復列日月之

徑於天之上下當容幾萬邪故曰天之圜不知幾億萬里自地去天亦不知幾億萬里也曆家言地之去天八萬四千里然則地之上下倍之爲十六萬八千里其間茲地之徑十八萬二千六百二十五里則天之徑不過三十五萬六百二十五里也徑一而圍三天之周不過一百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里也然則比一百七萬里反不足也豈有此理（一著曰地之去天億萬里舉大數天之周爲六億萬地之去天五億萬里天之周爲三十億萬里）

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朱子答曰顧菟之問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言

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處乃鏡中天地影略有形似而非直有是物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竊謂此說益增人疑端何以破千古之疑乎地之四旁空水者與上所云日月出水入水義同其失矣月中天地影者恐大錯天則空明無形安有影也地之影何必在月中凡影之必在於明之對處日月若長相望而地長在中日之明必驗地之影長照於月日月不相望之時月中之黑自如何為地之影邪雖相望時天體至濶日月地皆甚小而絕遠地之影無由照於月或度數巧相

當而的照於月則月蔽於地不見日光喪其明而爲
月蝕亦必在日月相望而已若曰非謂地之影爲日
所蔽而見於月也乃月之明如鏡之照人在地中故
長見地影之照於鏡此尤爲局狹之論此固非事理
之可言而月蝕時大地已犯於日月已失照於地而
奈何未盡蝕之處黑質自如也且鏡中照物雖連抱
木木稍遠則只如蘋菘若以鏡照大如鏡之物於百
步之外只當如粟粒令以稍大於月之地照於屢億
萬里之外欲得如粟粒不可得奈何光滿大月邪或
曰然則月蝕時奈何地影大於月邪曰鏡之照物遠

而漸微明光之駈物影見於彼雖遠不殺高山之樹
木日月照而著於地者可見桂兔之説相傳蓋古古
人之知非後世所可思量然不可以爲經其微黒者
只當日月之質也
天問九州安錯朱子荅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是亦
據中國人所見九州東偏西長南近北遠東只有朝
鮮而即無涯之大海西則自長安至于寘國鹽澤五
千里于寘之西水皆西流至西海甚遠九州之南南
海甚近北至北極下甚遠自北極至北海其遠必與
自北極至南海同世所云北海者非真北海也乃長

白山東流之海亦東海而近北者也何可謂天地之
中只其南北中於日月所行之道故寒煖適而晝夜
均故工所引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者亦中國
人所見已中國在東南故高山皆在西北而水流東
南也黑水在東西之中而近南故流于南于賓之西
皆流于西北極之北必流北然此特地之半邊與此
地足相向之地亦必水各流四方之海與此地全其
勢皆自然非東南不滿也
天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朱子曰舊註天之西北幽冥無日有龍銜燭照之其

有日處日未出時若木赤華照地夫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此章所問无是兒戲之語不足答竊謂北至北極下南至南極下日月必長照無夜而四面距日均是極遠故其寒當無比其地或有四面高山處則必蔽日不見而長夜矣天理有是疾處必有是藥不可令世界長暗故或生燭龍若華之屬以明之當有是道古人所聞之傳不可歸之兒戲

立春聯句 己卯 八十韻

信序無南北春心若轉扃 負 宵徵天改事旬戞斗移傳令物〻函 王澤生〻感帝灵 負 崑如面態色山

欲幻瘦疔令餒氣穢菱枯韶姿竟介氐負陰蹊潛析
蔡重泣細傳鈴令雅稍疏渠擣紗爭占石洴愛羲仁
發動頑雪悔叮嚀負糞礫翹帰化林叢喜追回令草
芳疑變魯魚工類遷邪負宿昔猶殊候幾微詎察形
鳥聲矜媚嫩人意恝暄昤令僚語增驕黠豪妝強嬉
媢負潑泥挑孽悲循壁喫殭蟥令蟻政遂開市龍圖
議放霆負藉瞰磴飲墟超類柳垂綖令田渟公須燕
原蕪漸引駉負我俄猶擁火人已競遊坰令祭獺繽
尋浦賓鴻便在汀負寬章承呂虔新命措周刑令細
萊誰登綦嘉詞亞帖櫺負家々修脹珮在々燕鮭鯖

鼓缶歌平泰瞰甌頌壽寧令歐儺轟析鈸分戲鬧堂
廳符祝裁機擇風占黍稷馨負物情均遠通佳俗極
瞻聽揔要今年好爭懽始律丁令推遷觀變運穿落
惜增岭負月計思更燧鄉愁儗拔釘令舊懲鑑久鏽
前享酒迷醒誦詁淆砂鉄詞章詭瑩玎負質忌分王
鼠華務侈忿鞓但飽真鷄鴨輕嘲只蝘蜓令蘊私廋
剝蝕譚理謝淵渟負敬口嗤金鍱無文笑篕銅令虛
叩窮筆繫高致倒壺餅負蟓樂那遠甕旦缶負轉罄瓶
令磨甎求彼岸燒汞指天廷幾困尋津筏長如觸首
屏負物窮知返性與敗懊趨陘令屏跡跧幽室潛心

對暤冥貞仁端隨長植感緒自移星令杙棘催旋足
柰榆急掣翎貞與時憂刺促移武歎姈㛹契趣憐庭
草添工較翔糞令蘧非圖攺斜顏樂勉尋例貞誤漸
寧全芷能誠亦化蛉令就山期彖賁分泝禁浸涇若
象深適水如鵬善從溟貞固居從峙鵶存戎視眠𦈤
郭索蕃遅蟹跳梁制捷挺令儀規頻首豰滓勵丞需
硎貞原寒應非病玄戌獨保經何能扶歲月無或涸
溝淡令遷善依喬木懸枕咏隰苓貞決彄齊巧力瞭
目辨媸娗令起惱揮刀斷提昏嗖主惺貞得閑燖古
音聞訓篤鐫銘令一意循規槼羣嚴任使令貞夭書

徒號肆騁辯莫誇毹馮恐攖嵎虎程循喜儭軨令禾
苗在成熟枝葉貴彫零始達終江海為名正爝螢貞
嘐々希聖卓煽々履先型不息樞遠蠹無根颶到亭
令靜須生室白勤要出藍青點序隮堂奧窺高怕逕
庭貞文排舞迓鼓行效顰虛聆令實地宜先疏謏聞
可足聆樂仁同嗜炙湛德況醺醽貞小界緣登岳擔
楹始舉蓬令天機着損提人事驗篿蓮貞浮海堪行
道欈溪合帶苓夏歡輸分福歌詠好琱玲令靏跡羣
廈承君恩望鸛鴟地荒謠樸魯山遂水清泠貞蔾屋
呈騷錯糠燈對黷熒令倚衡行貊信狃俗任巫伶隨

處安窮樂何居陋鄙腥貞况戌菜絲願無復侶蓬萍令

與從子世翊書 正月二十三日

聞汝謂家世至此之後禮文儀章之䘮甚非時義思欲漸變舊制䘮必有更張極必有損益古之道也周公之制監二代郁郁而流弊至於文勝故孔子大林放之問而欲從先進況家世如此而有節損意固美矣然聞至廢主婦亞獻則過矣若行祀時讀笏受胙服禮等節去之可也主婦亞獻禮之實何可廢也乙丙之初人不可以具再食暇論薦享况暇論禮儀之

偖乎事故稍定生人得以安居視息饔飧以時何可獨於享祀而廢實禮乎凡人之情從善如升天就簡如下山汝自孩髫習見禮儀是吾家性命而變改不以為甚重汝之子與孫將或至祠墓之省而忘之不可不深念汝之心或慮家世之敗不無由於儀文之盛歟此則大不然汝觀自古人家之覆滅者果有由於好禮乎與曰固不可槩論豈有由周公孔子之道而致覆滅之理歷數舉世世族多宗家衰替者衛家婦之長生破皆惟适之說也人家稱大小宗以多宗祀而名也多則易怠能不怠而盡誠敬者絶鮮其理

必先支屬衰替也是吾之恒言汝亦必屢聞之季世人誠敬不懲者亦豈易哉鶩亭時禮節克備誠雖不逮循有可觀婦女後生輩不期敬而自有敬並儀文而無之婦女後生輩初不知其爲重典自生輕忽之心此必至之理也若以文勝爲憂則益勉篤其實而行之是矣何必滅其文篤其實之道是專在汝春秋時魯之削弱無比而齊仲孫湫覘之以猶秉周禮知其不忘魯若不秉周禮其亡已久矣吾故曰人家將亡禮先亡必不在儀文之備也吾伯氏常以汝不喜禮憂之曰吾身後平生所好者將埽如矣言猶在聞

在汝續述之道當東去天下書傳收諸家禮書日夜
講習去其煩瑣而篤行其儉戚之宗工以追先志下
以導率羣身是余夙昔之望也幸宜痛自警惕毋爲
浮議俗說所牽動也無時祭則便無祭是吾伯氏常
論然士無田則不祭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今家力蕩
盡不可徒無通變吾意則汝宜益省日用極力經紀
以一二年一度定行時饗籩簋務略而精誠敬互相
勉飭戚服修文雖不去而自當不備如是爲心雖以
力不逮而不能祭愛礼存羊之心則不忘於一時無
以不祭仍成家法也有其舉之不敢廢也有其廢之

不敢舉也雖有小變之節不可因循苟且必皆告祠
而行之也

崔烈婦贊正月

烈婦崔氏富寧東三里人十八適同邑富居里士人
姜需世鄉鄰以孝敬稱明歲冬與夫同日遘疹自忌
困劇扶治盡方竟不救告其舅以仲子子德部爲嗣
歛封事皆殫力手爨長侍遂几號擗不復出入家人
皆偵之一日蚤起櫛髮釋喪服視事自如固他人心
遺舅書曰天奪我良人不使賤婦終事舅姑已大惟
祝壽考康寧遺父母書曰女當從夫未遑歸寧惟願

父毋母念不孝之女藏置之薄昏忽疾雷作大電繞
屋家人驚視之烈婦已自裁于欄桀壬申十一月二
十五日也距夭死十一日死至四日而血漬兩眦不
竭邑人列于方伯方伯　工聞命旌閭表異之贊曰
殺身成仁古賢所難藐茲一女荒徼窮灣無榮觀感
生性貞閑彝則之賦秉守專完不有其身見義所安
身輕如毛義重丘山延嗣已債從容自拌享舅無終
我辠靡刋父毋已遠乞哀念刪惟是究血終古不乾
須眉燁如廣紳峩冠誦周孔文探性命關見小利害
睽心易顏聞烈婦風可赧其顏烈婦之烈薰化有端

仁聖之澤靡遠不殫不識不知同被賚頒　恩命
更責綽楔朱毋遐裔之人孰不瞻觀忠孝之封比屋
可攀

崔烈婦哀辭 庚辰三月二十三日

崔烈婦卓異之行余既爲之贊其舅家即就刻而揭
之閭舅姜渭達大耋人語至尚哽塞乞復爲文盍闌
之爲作哀詞哀之而乃所以釋其哀也
洞天門兮豁閶紫氣垂兮飈肹呵盤雷兮御寒激電
光兮排雲蕙質兮璚姿灑亂髮兮翳霽裳瓮忝增兮
太息控哀情兮滂爲之先零廣大兮九州人生兮各

有所適既殃福兮有司獨余侊兮此極高臺兮遂堂
張樂兮陳羣衆孫子兮錦衣賀壽福兮續獻酬彼何
求兮何修厚之兮終世唉弱吟兮有歸處余誠兮自
勵睠山海兮成言栺頤期兮斷偕惆毒兮奈何亶一
攺兮鑽槐上有老兮畸養下無子兮誰托萬世長兮
在後遙同泉兮爲可樂後長白兮左須湖雙楔屹兮
煒煌毋楣兮粉字自天降兮標章騰聲輝兮成虹抗
斗極兮爲窮有生兮固有死覽運會兮忽〻孰尊榮
兮逸樂溷卉木兮無顯竟誰喪兮誰獲顏輕重兮在
撰哀極而歎曰肆歲旃蒙兮遠邁斗南夾嶺蔚墨兮

三光亟海壖匊魄兮櫕檸樾呃鬱癠拆兮不可掩息
亢然高舉兮颯招搖下眠故處兮光氣晦朓珠在鹻
淳芳黫石不朿湮殢厚蘊兮蘊彩蒢晶夜放英靈兮
橫絕雲漢爲奮長歌兮燦發其奐據府狀烈婦殉節時不葬大冬有雷電之異天若拆開紫氣下垂既不目之者贊不舉鄉人皆徵之起二句云

次韻令翊贈三生 三月二十四日

吾道久榛蕪欲言先三歎人秉勛華性騶聖善啓讚
非求希世珍費財勞鏟鍛盡分在倫常行禮始昏冠
安親敏筋骸無得有渝漫豕帷貴適志服勞忘竟旰
聽視聲形外置心如滓礙事君能致身絲髮無欺讕

所以汲高輩直聲崇魏漢愛君冝父如憂國可家撥
須髒　聖人心皆以赤子者子是荒裔人應謂非所
幹大哉三綱義已自天地判率土誰非臣朝野誠同
棻葵藿衞日心一息靡間斷端始在居室刑法寅可
觀舉動慎隱微莊敬驗晝朝不早戒氷霜方悔長驕
悍輔仁莫如友礪玉待石矸細過勤相糾精義好共
拱準繩矯側偏韋弦警惫懦道義相磨礱其進不可
竿我仁喜并容不賢恐人捍同心托金蘭守信合硼
訏少長前等序視年倍與半龎公年德高拜下諸葛
但前輩稱其賢孝弟所一貫此皆日用事如田必有

畔爲仁貴近思不必髙明戩冨貴偕来享曲肱自樂
術質素受繪絇朽糞難雕鏝有爲便若是謇誾或贛
低窮徼産賢良蓬藋求白粲　王化二千里對江廣
嶂攢推魯俗尚武文學視衍謾乇宜篤實行地位期
羡叟鄰里趍觀感風謠變厖亂鄒魯令聞播夷羯惡
名竄官長見尊禮匊郡盡敬憚晋鄙化陽城子等名
可伴始我投斗南揮人来質難錮門廢巾韈趾蟄喪
躬段旧學就塞茅旅歲劚跐殫久自有相識學徒黌
緣鑽所挾皆詩文科第爲的豈此非我思存何異偕
啞嗖試以所學告勇決如解腕兒爲蹇幼教令歸講

里閈進退已規矩舊習春氷泮横逆耳不聞理義心
自濯遷喬已刷羽登天期閶翰黜負鬼門北光綵百
世熳雖人自多愁腸内互氷炭自得發子來齩齮日
馳敬晨夕談道理胎懷得浚汗

次令翊九十韵寄肯翊 四月九日

投北星半周見慣賽鬼場困亨無非　恩食粟如蛀
強但為汝曹憂如躬負癬瘡憂深身自顇或至額抵
床進行能思琢多談恐露鋩檢心動耨畬緘口劇箱
纏動止溫聖言美名報遑殭老父喜可知忌居窮餓
糠叔朝豈不賢大易贊括囊汝性夙有悟期至成立

方弱歲憂哀纏潰眩若吞薑遽然擔家事責望殊凡
常亂甚欲推時盡局無完行絕徵艱苦甚窘窮不可
忌婢僕敵巨盡弊綱失維綱貴物寄歸使書櫝瑣之
長百務揉心胸萬陳進析槍妻妹病仍久藥餌事作
北村鄰競誅債言色頗不良愁惱日以增藝業日以
荒抽裹撿宿好事故又来妨隙地理蔬畦鋤培勞自
當逢寒身衣單入室婦無裳坐是舊所學漸消如秋
陽患難固有行身心在點裝治圃付小僮寄書待来
傖可以衣食憂致令仁義𢧵內修作基墟外誘固壘
隍升斗任內管漕轉倩人將物来暫處置事去心自

减記録貲時檢井〻免勞攘竊年敏講讀六經浹肌
臓夜鐙挑蜻蜓朝窓和蜆螗幽隠謎如鬬晷刻禁少
康無事不窺户終日定一房古聖才智足日昃食不
遑矧在始為學可如疑小嘗機絲不停梭成章乃盈
筐無若炎蒸節渇喉舐熱湯道義是常心如口昊味
香其端始閨壼造次必嚴莊齊眉德耀賢寳由伯鸞
剛敬通先達道婦言饒唇吭家邦次第事為政在門
墻汝妹幼負痾温凉適両暘無毋易夬教女行亦深
藏精心鶩宿醫病根朔拔搶中疾祟失懸我心痛可
量儀範令學嫂裁縫共箧箱才行俾若人其切得盡

償汝李頻勤業一室同硎光交修策進益相〻免仆
偯河洛双道學岷峨両文章有馬斯可至萬里若並
鄉二難豈不樂聯床無離張僕隷亦人子甘苦可察
詳奴婢有定分内外嚴陛堂計食各稱力服勞存如
傷無令恩貳轍致有魚失洋可畏庇驕恃長惡肆好
贓微疵招厚毀消〻成浩滄一言禁辨詰見人敎縮
恇宗鄙矜和好恩義懼礙障公執九世風咄〻久已
亡宜知一根柢分析有枝傷人象趣固別溫仁或環
任吾自盡吾道厚薄莫校商喪感助緇白談鏈謝青
黄我生非不偶遭際見虞唐況是世祿家與　國分

痛痒席罷豈無罪　聖斷儘明彰南北遐夷蔡有似
去稗根汝曹生若晚未曾觀贊襄不知帝力有恐如
他田穰沮氣或自棄爲學亦不彊經禮盡墜廢異徑
將走蹌大義建天地不以祿位養　璿潢異他族簪
笠與璜璋憂心不可殊誠懇　袞黻燠常時勤頌祝
有難思捍防人秉忠孝生善此稱吉祥清秋馬蹄輕
汝面發芬芳見我於窮積我眼生光芒不覺手之舞
如得瑞鳳凰風樹有不待及時業可昌異日作善士
深恨曰習倡雖欲得我悦誠心不虚佯奈我永寂寞
但汝終悔惶小子莫因循老父正祈穰乃知顯親術

不獨在立揚

晩秋聯句

絶國歳屢薄高秋意更遠負亂炯欺禿磧荒野幻鬼
巘肯物性悔靡漫天機與折撙令蒲鈎頓失銛柳絲
禿雞總負舉石魚不競下韝鷹初狠肯山顯欲憫愚
水殺不役鮌令饑鴉撮薹稃羸豚起宿蒃負橡殼楞
塡窖貆蔓枯守畽肯驕霜妝艷幀邁羲促流輪令素
帝修訃券玄官理禧幰負林谿愁廥㢈宇寒㤲跳獝
肯老鼠愠蟄蟆鬣鴻集挐緷令敗菊誇奔殿赴蛇憎
圈豚負嶽雪割界限牖風蔥閔揵肯月霽增金漪天

瀓徹瓊緄令薄陽思踰梁巖瀣擬侵阮負崑菌緺須
剪汀蘆箭未韃肯庭梢公敵醜山嶨未度硱令砌蘚
負癥疥溪石露齦齫負城砧挑婦懶鄰誦唤客悅肯
驚葉鳥悚羽惻川牛瞠睖令邃林成猗梓深水葆鮪
軀負客夢淺搖落村輞槳載稛肯沽節松偃強得時
楓媚娩令弱菱昏歸根病翼已橫栩負謀拈見林鳩
知足想河鼴肯坐晨起林惕就奧習偃蹇令人情故
感時天末況不返負遠心看逝翮旅愁簇亂輥肯艱
難在路負會合得歲晚令萬里槳夢阻一夕見汝悃
負恃樂竝衾褥夏裏寒顴頤肯潑甕肚欲飢絭訓舌

遭齦令奇文醒漏忌美饌鎮嘔疲貞衣盡曰塵椸資
罄已閒豪肯話衷客知出檢裝牖自撻令慮疾刀圭
隨囊饑升斗損貞質疑撿標籤計儲視窩笔肯僮預
蕆榛奠鄰能送鮒鱒令語覃親族皆身遊京國兜貞
灑簞除坌壅壓壁禁蝡蜿肯剪布防服綻招工備盎
墾令　恩荷生成偏樂忌空虛道貞替勞訕蒙肆分
已謝鄰懇肯葺牀正喜聯杜鬚不須攪令苦覓甜腴
腯疏贗侈紈繞貞矮櫶憫折忛歪㙦警失蹺肯茅擔
匿朝膳松炬納夜焜令鑿麥倩鏧礭搬柴丐撞軟貞
謠俗恚衿弁閭屋慕囤圈肯謀供趁網釣就分效織

捆令居鄙寧嫌陋善俗不敢忖貞晚警起聞角宵誠
托拜　衮肯洼淖不戚亀蓬堵好息鷗令閑話且姑
置近叢欲何夲貞雛索記問謏浸渠義欲混肯舊漸
慢刋伐始仁愧愉惋令行難吾無得遂志汝可護貞
土積且嶺峙源細可流滚肯爲器忍廟瑚所寶豈紀
羸令善變斆遷鶯群嘲置執鼴貞起懦疾鞭羸味善
撥嗜照肯鄰德始懷獨脈衆務務掘令敦慕持志意
緘固禁詠噂貞明信在共衆閨敬始執笄肯沮氣傷
局緘伍行入粗筭令冊畫宜存警樊圃莫留綣貞敬
叨誨誘切敢綏痼習剪肯五枝怕窮梧九仞慮勵畚

令 綮日終戌歳理璞定見琁 貞 就急應輿債務高易
鍾硍 音 道味啇欲肥秋陽扎可烜 令 美材欲受變淨
蓮不梁涴 貞 禮疑分斷爛理輿破混沌 音 無剛矍責
棖不伐景賛反 令 營字即擨基爲稼便蓄畹 貞 眇偃
撥如刷衆善蒐作苑 音 道遼須假昕洋危早牢旛 令
金在鎔韡鑠木就甕畚菀 貞 喜規惜乖多圖新赤睡
穩 音 昏昜意罙接念別腸欲刌 令 俄訢將軾轍旋愁
邈蒯鄖 貞 遅回勸理裝縺綣勔加飭 音 朔颷壯碎綿
巋硧慣擢錕 令 畏遂軫僩邁愁臟惱中炳 貞 滂垂若
决瓻咽閉不緣鍵 音 待逢頹縮時望去𠪚遞坂 令 鑚

棗朝復庭遞筱逝慰梱負翻思荷　恩照邦得共歸
偃背長言慰離遠此道貴謗謇令

外姑駱與閔氏祭文 辛巳五月

惟天惟婦寶爲倫始唉余有婦〻爲余死〻余不知
未哭其尸有手不杖有身不裹病纏恨轖遷今七載
知我苦懷惟外姑在余分死止逢拜無望哀慼之極
猶作虛想一瞻容儀淚若決塞哀情宛曲吐盡弸襞
至于窮朝至于竟曦石胎于腸燧鑽于脾可銷可熄
望幸斯切豈謂今日遽戢鴻汨唉我孺人孤原寄柩
化而有知宜即相追歡喜事育應與世同惟此一事

少慰艮衷始余操翕已欽德義是時祁微一女程子
埋沒窮鄉孤危已甚姑虞門戶深存遠念結構京國
斷以已旨千里歸女託子從娣成立是重離違非處
獨滯下鄉戢御僕輿犖釐産業毋底撓傾奉四世主
搬家盩京母女同屋不別昇雍初年契活卑窘無賴
囏難數歲僦屋定處兒孫羅列生理就緒兒自北學
文詞煖炳司馬之選占名魁等繼復大闌進退彤
庭晋達亨卷莞有華轂板輿承懽朝夕可期雖土北
從族鄰皆危害勢獨斷丈夫死難終扶門戶蠱於人
觀缺界無全化兒多劇遭乙亥運萬事乖格埸北塞

投女九泉歸酸苦熏心眼淚無睎兒又蹇遭未遠榮顧裹年寒饑身無寧時竟至於斯天可問邪絕域悲號有賈傾河奮哀畳發不可涯涘天末一信數月滯彌構文附使歪下既遠俾讀遂前灵應纏綣若心至恨畢諦審聽歸語令女哀此窮生

仲氏進士府君紀宗文 七月九日

君諱匡濟字弼甫先公有五男一女君其仲也剛果勤苦簡質小文守田業遵常度而有定主堅確不可移言辭動止率循性直行不肯修飾浮夸以是鮮知者知者謂愚谷家法規模獨能似之愚谷五代祖

贈議政公號世比之萬石君〻曰必蚤起當事慎密
有條理家有大事輒主辦焉父母亦多賴之自幼先
妣遇事難處必諮焉將命內外善周旋有深愛於父
母遭喪哀慽出誠哭泣感動人終身語及考妣涕淚
下同先妣經貧寒故哀恫切骨見寒衣輒軆驚泫然
曰先妣嘗深冬未授衣〻稍鮮曰吾先公位已高五
十未嘗御紬綿飲食有不謹曰先公未曾以飲食責
人有小出經夜必就拜祠宇拜伯氏拜叔父雖急遽
不改與兄弟愛樂出至情末年多郊居入京必陪宿
伯氏還曰老覺兄弟益好兄弟病藥餌飲食自調和

夜不觧困不寢晝旬無變癘瘕向穫亦不出曰病慎
少愈諸弟少有失深責不恕弟皆老大而嚴憚不敢
有惰容教子姪　而正冠謹細行御臧獲恩威兩至
情無不通盡誠服而無怨言少多病失學且無敏給
才壯而發憤不肯造次廢書極嗜好終身故多識故
實往行誨人有程誘掖得其道學子亦愛樂而沒身
慕之乙巳後伯父澤軒公久在謫以君長男承孝爲
孫尚幼令君攝宗事宗家清貧婦女多奴婢悍君盡
瘁經營行之以誠信要世祀典盡誠務庀弗替曰儀
千里洪給如朝澤軒公每稱嘉曰吾素欲營而不遑

者皆舉之無纖毫不慊意者庚戌變後宗家益窘有
无難者君遂棄家而家焉賣其家而貸給之遷瘞世
墳山務省約得底安全而身竟未有家室貧窶以自
終宗兄早歿有一女愛卹如己出夫家在鄉多病每
歲就存之宗家諸婦女同室數十年無它言及歿無
不悲慕已甚辛丑中進士丁卯五月六日卒享年五
十三八月　日葬于果川孝簡公墓南孺人清州韓
氏注書卽孟女　曹判書清恩君配夏孫柔淳恭謙
勤儉寡言宗鄰莫不服其德君有隱德行檢甚嚴人
有善歆服嘉悅有能己之不能无歎異之每以己所

不能勸勉諸弟甚懇至人有隱過匿之不發有發者
悶而禁之有宗才可用而敦素少華又配以韓孺人
之賢可以責報於後而一切反之天可徵乎痛矣痛
矣君嘗内隱家難日夜憂歎至潸泣先見遠慮有人
不及者時或以為過後皆驗無差吁亦悲矣

上家兄吉州謫中二十日

辛巳七月二十九日即我叔氏周甲也老謫雄城獨
嫂與居弟投寧山尤三百餘里遠先是日送兒令翊
附献三十韻詩〻往身留情不可賴
斯辰可言將甲子見再及度者固所稀謠俗矜遊集

厨庖酒肴盛姻婭族鄙翁獨有兄旁在分違天末泣
牢騷對德耀左顧見穨汲舊遊音影曠生業亦不立
藜莧可易厭氈囊或無給會娛既乖義欲速冒誰咎
有時復有人何由薦甑榼穿歷虗牖隠仿像清齋執
難遣笑輔解誰憶盛節入愚旁投更遠羈束凍蠅蟄
睽隔七齡来髮如新緜緝少弱遷如許兄裏可復戢
平生仁愛性瑞羽不啄粒所藴如見施淳厚變濕習
北地椎魯在未賴　王化浥天意存警惻要使善道
襲北俗雖不均慕愛準髻笠人倫復何許老別作長
愷　君恩已浹骨至頤〻同邑生前得對眠飢寒非

所悠游潦時未縮南斗向西挹此時心煩鬱跳越不
可縶送子代我去澇熱未暇愁老嫂同歲降春秋再
原隰慶善久無徵身世備險澀斟酌棄除事壽必躋
工級蒲柳幸遲霜今世緣可拾精誠馮一詩淚墨相
漬溼

冠禮儀節跋 壬午

余謫来斗南已八載從學之士有如干人皆粗知進
退之儀其中未冠者居多將次第勝冠〻不可不以
禮蓋北俗徒知謹於喪禮其餘固多略焉至於冠未
始聞以禮者冠者成人之始禮之首比昏禮尤有重

爲先生之所致謹也若於此而不致謹將無所致謹
者顧不重歟冠禮之載家禮者語簡欲始行者恐或
有疑晦余遂錯以俗規録成儀節使諸學徒各寫一
通而藏之未冠者必令行之於身已冠者必令行之
於子弟若因此而得至成俗亦可爲一變之美此在
諸子之勉之也壬午夏孟題

祭從侄文翊文

維歲壬午五月既望斗南纍翁構文走二千餘里令
讀于再從子純士之靈曰嗚呼天必藉才而善一世
才之用可謂大而不可謂瑣陋天之良能固不有難

事須於懋才之降必勤嘿運之聲臭既如是則其情必惓愛惜庇不與他物偶人有单心目之知壹於物而有所成就未始不薦藉韞襲而寵異之恩眡突而缺漏然且人多莫能保有者一旦成敗之數實皆關天而匪人事之可挾天人所用者衷所異者權天既賦是才其護惜之心必如人而欲錫之祐既欲錫之祐造化在手旤福在我宜無物敢間而紕繆汝既受賦與之篤而又夭椓之悼惜憾懟之不足欲天之問而莫之扣或謂自季世來氣數用事之後天亦無奈於運之否姤是欲嬰敵天理而莽操氣數也氣數獨

非天乎余以斯言爲大謬據此汝之死之理无不可
究非獨於汝從古以来才賢者多窮餓阸閼撲純鄙
冒者或榮顯暢茂此何以勸後生而善之修德之懋
藉曰才必殃而愚必慶信如四時之佚人之道寧遵
聖哲之訓而雖菑孽不可爲人魗蔑而福壽誰能以
一時之通滯萬世榮辱之足貿天所畀汝之意〻或
在是汝宜自壯于黃壤無復戲欝而侘傺嗚呼悲夫
汝曾以繭紙致余請書徂秋書其半送已不及於
生時令又以其餘書此文令讀于汝靈床前竝前
書藏置待後日尸汝祭者傳之汝或聽斯文而觀

斯書有如平日者乎嗚乎悲夫爾本又有餘且俟
来日

祭姪女崔氏婦文

我有賢侄女崔氏婦以辛巳十二月十六日卒赴于斗南明歲壬午閏五月十七日其季父斗南累翁構文寫哀付歸使令在京兒子讀于灵座曰於乎自余北投識慮皆退懽愠慽悼若不賦在木石而能食有言之塊寒餒阸窮無為心害自見汝赴乖我久戎始三豨止無至嘶嗄聲淚雖徹死者可再過哀無裨謂與道背飲食坐卧寤覺談話不作意思忽如聞欬又如

儀狀宛轉在背肖如鈀抵淚如泉潰不可制已中心
以怪嘿思其由汝雖簪髮孝誠友睦家門𠩄賴勝男
子〻重似鍾鬚自汝死矣仲氏祀廢老嫂失庇益見
窮窄瀛島渺茫匪我世界嫵婉二𡥉斯焉陳閱汝實
貧傷篋無羸貝身無遮衣至誠𠩄逮糯糙衣襦能遠
有介如嬰失姊保全無奈如是之念色〻相代欲斷
不斷與淚為配非我情勝汝賢無對汝書溢篋盡瀉
心肺每有齋送亦出深愛觸眙興悼饋滂輒沛為作
誄辭遠憑歸价汝有文識聽應心解

次韻令翊叔思四首各十八韻（六月十三日 每下）

苦雨淫九旬思慮逮今夕窮晴何所事所事斷憂腸
寒餓不作心親族可言屬無憂亦有憂曩志靡所獲
菑患劇荒徼歲月如逋客增業正在是可似咬毒腊
六十六十化然後可與適我五十有八所往在記籍
磊落黄虞切舉掌可數釋屈心不卓犖撫年慚悔迫
浩蕩謀正終見詩落我席来者進於今喜極有感之
詞句動異韵屢諷不能數情性知所安古人能見覓
切夫甬知力老人復何責念別非見道灑然去滯礙
慰情勝富榮菜鹽適我喫勿復憂絶國久矣安虛寂

又

居陋寡聊遺冠童喜是契產人亦無地隨才且有際
我來斗南來八載獨門閉嘿坐味古聖武時如接袂
昔窮非壯夫不落思歸游樂與二十人掩啓書裘弊
要使五國南煒然雛魯詰老大勸成癖鞭前宗退良
張皇〻王說入耳出口例賴汝血氣健法度代我惠
進習先壅抵糾過急下劑汝謂以禮導當如水東逝
才藝不是貴風俗可變擊文雖董王蔡筆武板索衛
成就甚罕夷事業足懶[illegible]鎔鑄未半工汝行忽已邁
諸生比嬰兒一心媼妳係老夫復何事待汝漸鄉蕙

又

人生固有別不見不須愁北海南海間萬里心相求
山川雖重屬心往莫滯留心遇邁身遇恂〻可言惆
瀛島我曾見錦蔓爛溪流韜濤澁春歌蒸莫槍海蕃
野中山房陡南極勢攏搊回傳漢犨山天軋隕工頭
雖魑魅與居亦可適命軀窮迫道始親益見聰明道
淳潔是蠻謠寬妄有海舟何地不宜居石坳水可抔
山陘茅可揭世事良悠〻天意誰得知故遣頻窮阨
泥縣筋力立漸露經綸幽遂至盡人道失寡得爲稠
浩歌敞心意忘却兩地俻兼桴意亦偶何得陋炎洲

又

死生俄夜晝但化非余急睨略哀喜情局促逋遏邑
自聞純士赴至令思斯泣玉璺將開璞龍隕欲動蟄
田立宇宙內金石韻遺什塵籍有零藁宛見精神入
弱齡所見豪矯然已有執才格且能偕將弃前輩揖
天心若終厚與年無短澀安知後所成不與游夏抱
籍使畢其事名獨一藝集文可貫揚期華莫邕永悲
嘉苗概百種萬頃均甌隰季夏霜雪繁感此襟袖濕
人亦有恒言逝魂誰能輯父世家可盡老淚溢書笈
寡婦顏貌弱無兒難獨立吾獨絕愛才恨死結百襲

伯氏無妄軒先生墓誌銘 七月十八日

先生諱匡泰字和甫號無妄軒 恭靖王子德泉君
厚生後六傳至户曹判書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孝
敏景稷爲 仁祖名臣生諱正英吏曹判書謚孝簡
生諱大成户曹叅判 贈吏曹判書生諱真儉禮曹
判書先生即其長子仁善和正勤信柔恭謹守家訓
恐有墜失在父兄前敬慎甚自幼不勞糾責稍長攻
書若不及真率無畛畦選物如恐傷害然見不善惡
之若相浼遺義利之歧趣舍嚴不爲事執奪不以浮
議撓少學于雙湖金先生載海知爲學可以爲人爲
學之道當從窮理格物始自經史百家語至陰陽蓺

數無不欲盡究之一日所治書可數十種始雞鳴逮
夜分所課以時有程至忘寢食悟解敏校讎精記録
蓄為樂無以易之終始以易禮為歸研微顯源流
冠昏喪祭皆置儀註按行為傳家法恐有一事違欲
以性命以之恒言曰天德王道惟以道誼勉成敗有
不在我者晚病風痺遲人運動劬書無少勌敬聖賢
書如聖賢在病雖困不敢近溷腧平生不以產業經
心獨於祠墓儀物殫誠庀庤祭必滌洗不以寒廢病
後值日侯和扶入祠堂拜跪鸞誠或未主事必冠服
就位前撿察誠志藴然　肅庙己亥進士令　工丁

未除　靖陵叅奉以親癠不行甲戌十一月二十日
卒于正寢享年六十二乙亥二月　葬于坡州
原葬歸後家事復大棘兩家及群從家竝投南北
塞嗚呼先生天資近古人濟以勤學知之者稱爲有
德君子雖不知者人若告曰某爲不是事必無信之
遺家之厄一無見試天之鍾德之意何在焉叅人高
靈申氏長城府使義集女右議政貞簡公翼相曾孫
六親推其賢令先生忘家而專於學亦叅人助也子
男二人曰世翊生員曰聖翊出爲家匡昺子女二人
長歸趙縈喆次歸進士鄭國仁匡師學先生五十年

坐浮淺無所得令在絶徼泣冩事行之大槩寄世踊

圖所以刻埋焉銘曰聖有憂患易道是正範圍方圓

幽闡性命進退久速得喪動靜日用時務隨義易行

我以窮年匪久無竟人生有欲禮以行敎然後進德

有據有定典籍龐宇斟酌竄訂疑質競鑽暇豫對應

無禮之禮可以類經行吾所行切利非競剢[illegible]福来

惟義可勝荀陳襃德星文上瑩姿質之臨尚論可竝

命運之擅不我所性坡原之蔵正氣幽夐

深衣說 十一月二十七日

註朝祭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

被於躰也深邃故名深衣

袷（音刧領也）

禮記深衣曰曲袷如矩以應方又曰負繩抱方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而方也玉藻曰袷二寸

吉凶同服而儀禮喪服濶中八寸（寸用指尺）當自衣身兩葉相交當中上前處裁割縱廣八寸（留摺縫者隨處皆然）別用布廣四寸摺作二寸長四尺爲加領是爲袷二寸長四尺者即八寸者五一八寸在衣身上二八寸在左右二八寸在下各聯下四寸各留餘

四寸将加於内外衽者既加領則中空四寸爲安頭處團領團直領直方領宜方令之深衣以無襟故比直領尤直家禮曰兩襟相掩兩領之會自方豈可以直於直領者著之徼方謂之方乎兩襟相掩處徼方何衣不然而以此謂如矩應方合於坤六二之義乎是以不誠寔苟且之道教後人也

衣身

儀禮喪服衣身二尺二寸家禮深衣制亦從之蓋人肥瘠雖殊長短一定既各用其人指尺則宜不爽

喪服曰袂屬幅註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疏曰屬

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爲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令不削幅者與衣二尺二寸同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　）以二尺二寸布長四尺四寸者二幅中摺爲前後各居左右後則合縫爲負繩不損一縧前則自工邊各割四寸長八寸爲濶中下邊各留前一尺五寸直工裁一尺爲袼所餘七寸則圓裁屬於袂屬袂處後亦同布廣若過二尺二寸當縫殺不須拘此

衽

深衣曰續衽鉤邊玉藻曰衽當旁說文曰衽衣裣衿

襟
同論語曰被髮左衽
白雲朱氏曰衽說文曰衿註交衽爲襟爾雅曰衣
皆爲襟正義曰深衣外襟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
明矣其說透古今妄有衣而無襟者衽當旁衣身
爲全衣之主言當衣身之旁也鉤邊之義最疑晦
難明竊凡衣皆以小帶綴之深衣文審細而獨無
綴小帶者按字彙釋鉤字曰鉤帶鉤以金爲之蓋
古人合衣內外多不用小帶而用鉤此蓋續衽於
左右而綴鈕뉴釦구於邊也方領之內外盡處固當有
鈕釦如今團領也(　)深衣曰下齊如權衡有衽而

鈕釦단추
孟子一鉤
金是也

後衣有制度製而鋪之已齊如衡著之亦如衡令
衣製而鋪之直其兩邊對置前中下乃齊著而揖
左右則兩邊皆高聳不成様瓊山不得已加四寸
於衣身兩邊著之雖不能如衡比前差勝製而鋪
之兩邊拖長可怪布幅傾斜不正苟簡甚令製衣
身正方別裁布二片皆長一尺四寸上廣四寸附
於領之加出四寸者下廣六寸連裳之工廣六寸
者皆續於左右衣身所以長一尺四寸者領之長
八寸衽屬其下下與衣齊故為一尺四寸
袼（音各又音洛袖與衣接腋下縫合處）袂（袖也）

深衣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半屈之及肘
又曰袂圜以應規規者行舉手以為容王藻曰袂可
以回肘註袂袖之連衣者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
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袼長宜七肘尺二寸其下一尺者裁破縫之圜而
向袂口如半月未合縫而鋪已應規既合縫而㳂
左右袂應規令制微圜而已宜正圜應規令不裁
腋不成制度深衣曰帶工無厭脅其裁破可知自
家禮只用布一幅衣且無袼故袂短不能揜手如
戟士服當以深衣本文為正○令翊曰袼者裁破

而別衣與褻若不裁破衣與褻無別夫何論袷之
有無而有袷之名乎且應規云者兩頭皆圜然後
方成規象只袪下圜者何足謂規田時反屈及肘
也

布幅

深衣曰制十有二幅喪服䟽曰雖深衣之等連衣裳
十二幅以象十二月
是明為通衣裳言裳以六幅分為十二片非十二
幅衣亦當用六幅家禮曰衣全四幅裳交解十二
幅此只以十幅為制而不用深衣文也是以袂褪

而短殊甚衣當用布六幅二幅爲衣身二幅連衣爲袂二幅分割爲兩衽及領二寸及袂之反屈者著之穩於身下可齊衡袂長不如令充褏也

袪 丘於切 褏口也

玉藻曰袪尺二寸圜之爲二尺四寸

要

深衣曰要縫半下玉藻曰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袪圍二尺四寸三之爲七尺二寸爲要倍之爲一丈四尺四寸爲齊〇劉璋曰人肥大幅隨闊瘦細

幅隨俠不必拘尺寸喪服帶下尺疏曰衣帶下尺者據上下濶一尺若横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麄細取足爲限也云蓋人身長短無變可以指尺度而一定肥瘦萬殊不可以七尺二寸定萬人之要當以身增損而但三袪之義不可詳

裳

家禮裳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尺四寸二寸入縫用一尺二寸一頭徑八寸二寸入縫用六寸以徑頭向上裁法詳下圖

今用十二斤二斤附內外衽四斤附左右衣身四斤附後衣身二斤附左右之兩邊每斤三寸在前

三寸在後

齊

深衣曰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又曰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以安志而平心也

今人皆不縫齊而直以緣掩之甚不可

純（之允切緣也）

深衣曰純緣純邊各寸半玉藻曰緣廣寸半

此只言純邊無領衣裳之別而家禮領緣二寸不別作領瓊山欲從古鄭時晦譏之恐瓊山得之家禮引深衣疏正義而袂口布外別作緣令考正義

只曰純邊則不必口外更緣緣袂亦當如他處

負繩

深衣曰負繩及踝以應直

衣之背縫連裳之中縫以及齊如垂直繩

帶

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同純緣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

素帶辟垂緣兩耳及垂下之紳要不緣士練帶熟白繒單作帶率同繂緶緝帶之

兩邊使無箴功下辟緣其紳要及耳不緣士冠禮士帶愽二寸再繚四

寸玉藻大夫帶四寸士二寸再繚四寸言再繞要一匝則亦是四寸矣屈垂三尺帶之垂者

必反屈向上又垂而下○蓋一耳之屈尺五玉藻并

寸而兩耳相交而埀其下不結也下與裳齊

紐帶之相交約用組五條綵三分合弃其紐用五采條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長

齊于帶紐之下所垂與紳齊凡帶有率無箴功率縺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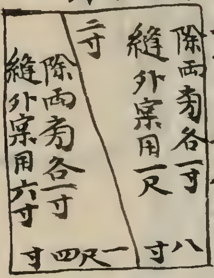
士冠禮黑繒帶以黑繒飾緣也深衣曰帶下無壓髀上無壓

脅當無骨者

深衣束帶法即天下古今通行常法非獨言於深

衣東俗陋非深衣則皆束於乳脅之上甚可笑也

裁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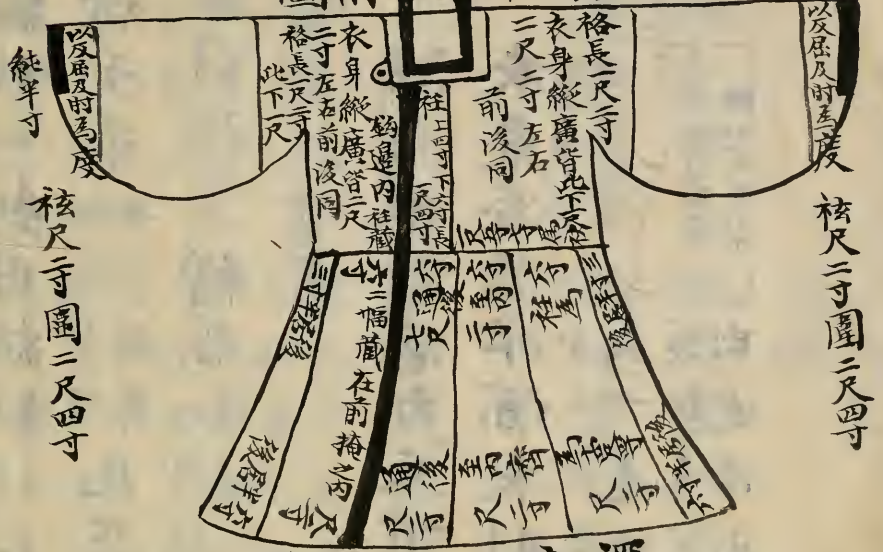
今人裁之每幅皆正斷而斜裁之一邊

長一邊短參差不精宜先商量斜裁其後一

頭割去若干可四寸許一邊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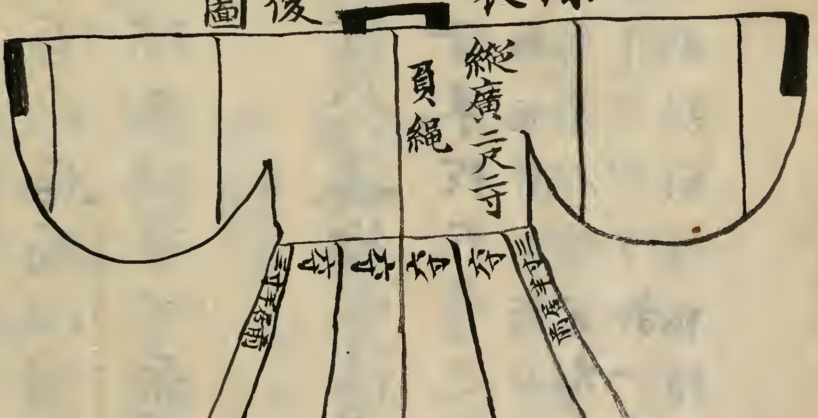
則連依此斜割鈌縫極精不更用剪刀

深衣前圖



格長一尺二寸
衣身縱廣皆二尺二寸左右前後同
格長一尺二寸此下尺
衣身縱廣皆二尺二寸左右前後同
以及居及肘為度
純半寸
袪尺二寸圍二尺四寸
袪尺二寸圍二尺四寸

深衣後圖



負繩
縱廣二尺二寸